

水利学家 李丕济

李丕济先生（1912~1968），1912年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宁河镇。他家境贫寒，祖父为清末举人，一生执教，曾在北洋学堂（原北洋大学、现天津大学的前身）教课。书香门第的熏陶，对他一生的影响至深。他自幼刻苦读书，成绩优异。1930年在父辈三人的支持下进京投考大学，同时被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录取。他选择了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，1934年毕业。毕业后在天津华北水利委员会工作了两年，任工程师。他深入工地学用结合，得到了锻炼。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资助公费留学，在华北三省只有一个名额。他报名后经过极为严格的考试，以优异的成绩独占鳌头。于1936年6月出国，先在荷兰学习半年，后转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和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学习。他出国仅一年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从此失去了国家经济资助，学习和生活的



一九三六年出国留学前留影

费用全靠自己挣出，艰苦程度可想而知。在1939年去瑞士实习期间，欧战爆发，瑞士至德国交通断绝，他只好应聘瑞士公立大学水工试验所边工作边学习，取得土木工程师资质并任研究工程师。至1945年二战停止，他于1946年底辗转回国。他在欧洲长达11年的留学生活，为他在水力学和水工实验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，使他取得了很高造诣。



1934年清华大学第6级毕业照，前排左3为李丕济，左7为吴晗

1947年2月，他任天津北洋大学土木水利系教授。半年后应学长们的邀请，于当年8月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任教。作为二级教授，他长期从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。由于幼年较好的国



1948年6月，清华土木系全体教师与1948届毕业班部分同学摄于大礼堂前。前排为8位教授，左起：储钟瑞、夏震寰、吴柳生、陶葆楷、王裕光（明之）、张泽熙、李庆海、李丕济

学基础，思路清晰，表达力强，加以精心备课，更新教案，深受学生欢迎，教学效果极佳。在任水利系水力学教研组副主任期间，主编了《水力学》等教材。水力学这门课程，实验是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，他兼任水力实验室主任，在组建规模较大的水力实验室中投入了很大的精力，边教学边指导修建实验模型给学生上实验课。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我们国家百废待兴、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，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兴修水利工程，他积极参加祖国水利建设事业，是中央水利部聘任的专家顾问。他经常深入工地考察水利工程，负责官厅、三门峡、密云水库和包钢引黄供水工程等多项水工模型试验。通过模型试验和大量精密计算，为工程提供关键数据和建议。每当图表计算出理想数据时，他都会兴奋地哼唱几句京

戏，煮上一杯咖啡，品味自己多日的辛劳和能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欣慰。

李丕济先生热爱生活，教学之余爱好颇多，诗词书画听京戏，尤其喜欢户外活动。篮球、网球、游泳、滑冰，每有机会都参加活动。他待人真诚，乐于助人，关怀职工疾苦和青年教师的成长。同事们都

说他幽默风趣，平易近人，没有大教授的架子。他的工资虽较高，但始终保持简朴生活。他曾任水利系工会主席，1965年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，数次应邀参加天安门国庆盛典观礼并享受暑期旅游度假待遇。每次回来都从内心表达他热爱祖国和感谢组织关怀的激情。1961年他去泰山度假，登山观日出，因雾未果，写了一首五言诗《泰山观日出》：涛涛怒云涌，



1961年在陈士骅先生家开“神仙会”，左起陈士骅、陈祖东、韩学琴、施嘉炆、李丕济

□ 人物剪影



1967年秋，55岁的李丕济先生在清华大学11公寓12号门前与家人最后的合影

蒙蒙白雾生，斩阻奇观现，旭日自升腾。这首诗言简意赅，除表白了观景实情，更为重要的是有着政治上的深刻内涵。他把“怒云”、“白雾”隐喻为苏联撤走了专家，短暂地影响了我国建设，但在党的自力更生思想指导下，我国的建设事业仍在“旭日升腾”。果然，我国的原子弹、氢弹相继爆炸，震撼了世界。这首诗刊登在当年的《新清华》上，从中可窥见他内心深处关心国家大事，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热忱和真情。

李丕济先生是九三学社的成员，每周参加“神仙会”，讨论国家大事和学校建设大事。在反右运动中，他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帽子，但运动后期还是被定为严重右倾。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两校是“文革”的重灾点。像他这样的老一辈“海归”派，在扫“四旧”、减工资、劳动改造、搬家压缩住房面积等方面无一幸免。看到被揪出游街批斗的同事，由派系斗争发展为武斗的红色风暴，整天在很不理

解和触目惊心、提心吊胆中生活。工宣队进驻后，他又能回到阔别三个月的水力实验馆。但是接踵而来的是更加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，他没能过得了这一关。像他这样正直纯朴、追求进步、努力踏实教书的老知识分子当时都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，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，面对印有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的稿纸，他被反复逼迫交待反动思想和问题，搜索枯肠、挖空心思地写和交待仍得不到认可。真是到了“文章信口雌黄易，思想锥心坦白难”的境地。尤其是他在保守的欧洲11载的学子生涯，教授的荣誉和尊严是至上的，如今全都失去了，甚至连做人的尊严也失去了。他彻底绝望，精神崩溃了。他不顾82岁的老母亲，扔下妻子幼女，1968年11月29日在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水力实验馆，他结束了56岁的生命。

1978年，清华大学党委为水利系李丕济先生等三位在“文革”中非正常死亡的教师召开平反和追悼大会（下图）。

本文作者李丕文，李丕济先生的胞弟，北京大学机械系毕业，曾任天津纺织机械厂总工程师，教授级高工。

